

传播革命：无政府主义档案馆和图书馆

Jessica Moran

2016 年 5 月

目录

今天的无政府主义图书馆	5
调查无政府主义档案馆和图书馆	8
凯特-沙普利图书馆	10
问题	14
参考	15

对于无政府主义者—那些被定义为相信社会的政治和社会理论的最一般的术语

在没有政府的情况下，通过自愿关系，书面和出版的文字一直是他们运动的核心。从早期开始，美国和欧洲的无政府主义者就出版和收集他们的思想和书面工作。这些出版的文学作品是无政府主义宣传的主要来源之一，也是沟通和传播思想的手段。报纸、小册子和书籍有助于分享和记录无政府主义运动的理念和行动；无政府主义图书馆是一种自然的延续，此后不久也随之出现。

许多早期的英语无政府主义期刊制作了小册子系列，往往有某种无政府主义图书馆的副标题。例如，早期的美国期刊，如《自由》、《自由社会》和《地球母亲》都有小册子系列，称为”自由图书馆”、”自由社会图书馆”和”地球母亲图书馆”。英国长期发行的无政府主义报纸《自由》也有一个小册子系列，称为”自由图书馆”。以这种形式收集无政府主义思想成为无政府主义期刊和出版商的常规特征，并发展出一套通常在其他地方无法获得的知识或图书馆，无政府主义者和那些对无政府主义思想感到好奇的人可以从中汲取、讨论和分享。

但无政府主义者不仅对以小册子和后来的丛书形式出版和传播其思想感兴趣；他们还对更传统意义上的图书馆感兴趣。在费城，早在 1895 年，费城妇女自由联盟就建立了一个激进主义图书馆，这个团体包括无政府主义者沃尔泰琳-德-克莱尔和娜塔莎-诺特金，其使命是”通过在方便的时间为劳动者提供主题激进的作品，弥补公共图书馆的不足，让所有人只需花一点钱就能获得这些作品”（Falk, Pateman, & Moran, 2003, p. 459）。这个图书馆至少在接下来的 20 年里会以各种形式继续存在。它成为费城地区无政府主义者的社会和政治中心，无政府主义者约瑟夫-科恩在整个 1910 年代的活动中发挥了积极作用（Avrich, 2006, p.60-61）。无

政府主义者在其他大城市成立了类似的图书馆和社会中心，如纽约市的进步图书馆，1906年，一群无政府主义者在那里举行会议，讨论五年前莱昂-乔尔格斯暗杀威廉-麦金利总统的事件时被捕（Falk 等人，2003，第200页）。

在欧洲，对无政府主义图书馆的类似兴趣也出现在西班牙的现代学校中。现代学校是西班牙无政府主义者弗朗西斯科-费雷尔开始的一个理性教育项目，作为这一举措的一部分，创建了一个出版项目和图书馆（Avrich, 2006, p. 19-23）。这些现代学校在费雷尔去世后传到了美国，当1910年费雷尔现代学校在纽约市成立时，它不仅包括学校和会议室，还包括一个图书馆。芝加哥的一个弗朗西斯科-费雷尔俱乐部包含一个“免费图书馆和阅览室”（Avrich, 2006, p.78, 62）。后来，在1921年，俄国无政府主义者彼得-克鲁泡特金去世后，为了纪念他，在新泽西州斯泰尔顿的斯泰尔顿现代学校建立了一个新的克鲁泡特金图书馆（Avrich, 2006, p. 304）。

无政府主义者认为他们的图书馆是其运动的重要社会中心。这些图书馆不仅仅是收集有关无政府主义的社会和政治书籍的地方；它们是无政府主义的活跃场所。它们是分享、传播和发展无政府主义运动思想的会议场所和空间。然而，无政府主义者也想为未来保留他们的书面宣传和政治文化，他们也使用和参与了更多传统机构图书馆的资源。美国最古老的无政府主义材料收藏之一是在密歇根大学建立的，当时无政府主义者和劳工活动家约瑟夫-拉巴迪于1911年将他的个人文件和图书馆捐赠给该大学。这个收藏品后来由无政府主义者艾格尼丝-英格利斯组织并进一步发展，她从1925年到1952年一直担任拉巴迪收藏品的馆长（Herrada, n.d.）。拉巴迪藏品今天仍然是美国最重要的无政府主义材料收藏之一。艾玛-戈德曼将于1938年12月在阿姆斯特丹的国际社会历史研究所（IISH）建立她

和亚历山大-伯克曼的档案，当时，随着纳粹主义的蔓延，IISH正在欧洲各地收集劳工活动家和其他激进人士的文件。在戈德曼存放材料的同时，国际社会历史研究所的图书管理员将无政府主义者米哈伊尔-巴枯宁的文件（作为马克斯-内特劳收藏的一部分）偷运出德国（国际社会历史研究所，n.d.）。在这两个案例中，无政府主义者都认识到了保存他们的书籍、论文、小册子和简讯藏品的重要性，以便将来使用。这些藏品仍然存在，并继续成为记录无政府主义历史的丰富资料，尽管它们被保存在更大的机构内和其他非无政府主义的藏品中。但它们是例外；大多数无政府主义图书馆和档案馆不是位于较大的大学或机构围墙的边界内，而是非常自觉地位于它们之外。

今天的无政府主义图书馆

当今无政府主义图书馆、信息店和档案馆的激增表明，无政府主义者一直保持着保护和提供无政府主义文献的本能。在大多数大城市，人们至少可以找到某种附有图书馆的无政府主义信息店，而且有越来越多的网上图书馆和档案馆。在许多情况下，这些收藏品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展起来的，既是对利用书面文字和公共空间作为宣传来促进和解释无政府主义的历史兴趣的延续，也是为了填补更多传统的、主流的和基于机构的图书馆和档案收藏中所缺少的空白。这些收藏品植根于这样的信念：获得无政府主义文学是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以及在运动之外，无政府主义文学很难或不可能找到的现实。根据定义，无政府主义者对国家及其机构持怀疑态度，他们也希望保护自己的历史著作和文化。正如其他人所指出的，”虽然国家和大学都有一些非常显著的收藏，但大多数无政府主义材

料仍然在生产社区的手中，由参与被记录的斗争的人保存”（Hoyt, 2012, p.32）。

在许多方面，今天的无政府主义图书馆和档案馆符合独立社区档案馆的大伞。安德鲁-弗林和玛丽-史蒂文斯（2009年，第4页）认为，独立社区档案应被视为”社会运动（或社会运动的要素）”，是”发展颠覆性和反霸权的社会或公共记忆”的一部分。社区档案可以被广泛地定义为”创造和收集、处理和策划、保存和提供与特定社区或特定主题有关的藏品的基层活动”（Flinn & Stevens, 2009, p.5）。这些活动因个别情况和社区而异，通常定义”社区档案”的活动可能在不使用这些术语的情况下进行（Flinn, 2007, p.152）。弗林（2007）写道：”社区历史或社区档案是记录、记载和探索社区遗产的基层活动，社区的参与、控制和对项目的所有权是必不可少的”（第153页）。围绕着对无政府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运动的共同认同和兴趣而组织和创建的馆藏，使无政府主义图书馆和档案馆在独立的社区档案馆运动中占据了重要地位。

弗林和史蒂文斯（2009）在回顾英国工人阶级、少数民族和宗教少数群体社区档案的发展时，认为这些举措是在积极或反对的政治社区或文化中产生的。”即使不是所有的社区档案馆，也是由于主流遗产组织在收集、保存和提供适当反映和准确代表所有社会故事的藏品和历史方面的（实际的或感觉到的）失败而被激励和促使采取行动的”（第6页）。这些档案往往不仅被视为教育的工具，也被视为斗争的武器。社区档案不应该被视为虚荣的项目，也不应该被视为积极斗争的替代品，而应该是有意识的抵抗行为。这种背景有助于解释为什么许多社区档案馆项目对放弃档案管理的自主权感到犹豫或抵触。

然而，在主流机构控制之外保持完全的自主权，独立的社区档案馆在其项目的可持续性方面面临着许多挑战。财政稳定、保持档案馆的开放、

管理档案的长期保存，这些都是永远存在且不断增加的努力。在 2011 年对新西兰社区档案馆的一项研究中，Joanna Newman (2011) 得出结论：事实上，那些在地方议会或其他政府机构内的档案馆拥有最稳定的资金，熟练的工作人员，以及足够的空间和材料来保护和保存档案馆。她进一步发现，一些社区档案馆继续存在，” 只是因为一两个人的热情和承诺” (第 37-45 页)。纽曼的发现对世界各地的社区档案项目具有代表性。在许多情况下，档案项目是通过少数人的深厚热情和参与而发展和维持的；然而，长期维持这样的项目变得更加困难。正如 Flinn 和 Stevens(2009) 所指出的，” 如果资源仍然匮乏，关键人物的精力开始减弱，对许多独立的社区档案馆来说，保持对国家及其机构的独立性可能越来越难维持” (第 17 页)。

无政府主义图书馆和档案馆构成了社区图书馆和档案馆的一个部分。它们的范围很广，从一小批扭曲的、有狗皮膏药的小册子和书籍，到大学里精心策划和管理的藏书，再到网站上的链接或 PDF 文件集。无论这些图书馆采取何种形式，它们都有一些相似之处。就像上面讨论的独立社区档案馆一样—有几个明显的例外—大多数都喜欢置身于大型政府和非营利组织的范围之外，而是依靠少数有决心的个人的志愿服务。这些人认为自己在保持无政府主义历史的活力，为构成无政府主义的知识体系作出贡献。这些项目不是简单地被看作是为档案或图书馆而档案或图书馆，而是作为无政府主义运动的一部分，他们的工作是对该运动的贡献。他们正在保存无政府主义运动的历史，以纠正历史记录中的缺失或错误，并为该运动的未来提供信息和潜在的帮助指导。

调查无政府主义档案馆和图书馆

在准备这篇文章的研究时，我在 2012 年发出了一份调查，收到了来自北美、欧洲、南美和澳大拉西亚的 26 个无政府主义档案馆和图书馆的回复。我对资金和可持续性以及人员配置问题很感兴趣—有多少人参与了一个项目，他们的技能和经验是什么，以及他们为什么做这样的工作。

我的调查结果发现，在 26 个受访者中，有 14 个，即略超过一半，是由各自的图书馆或档案馆的工作人员完全自筹资金，或通过自筹资金和捐款相结合的方式资助。其余的，有 7 个是通过会员费或研究/阅读费来筹集资金的，此外还有筹款。只有一个档案馆，即意大利的 Archivio-Biblioteca Enrico Travaglini，获得了任何政府资金，而且每年不到 1500 欧元；正如他们所写的，” 资金仍然不足”，通过自筹资金补充。其余四个答复者是大学图书馆内较小的无政府主义藏品，通过其机构提供资金。除去那些大学图书馆内的藏书，所有的图书馆和档案馆都完全依靠志愿者的劳动，只有瑞士的国际无政府主义研究中心（CIRA）是个例外，它在瑞士政府正式注册为一个协会，过去可以雇佣一个人。CIRA 还利用完成民事服务的青年男子的劳动，作为军队的替代。

这些档案的规模和范围差别很大，从收藏几百本书籍、小册子和杂志到那些有超过 20,000 件物品的目录。藏品的存放地点也大不相同，但大多数似乎是在私人住宅（7 个）或作为其他无政府主义或激进主义场所的一部分（6 个）。其他地点包括大学环境、租借地点或仅在网上。在大学环境之外，似乎很少有人有专门建造的或稳定安全的长期仓库。有趣的是，有相当多的回复者（12 个）在他们的团体中至少有一个成员在图书馆或档案馆工作，或者有图书馆或档案馆的专业知识，尽管加入任何项目的主要资格似乎是愿意做工作，以及对无政府主义和相关社会运动的倾向或经

验。一些信息站类型的图书馆，特别是那些有借阅图书馆的图书馆，为新的志愿者提供某种正式的培训项目。虽然所有回答调查的人都说他们的收藏重点是无政府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历史，无论是在地方、国家还是国际层面，但只有大约一半的人有任何明确的收藏或收购政策。许多人解释说，他们主要依靠捐赠，并接受任何大致符合无政府主义定义的东西，不包括无政府资本主义/自由主义。一些人还明确指出，他们试图将国家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材料排除在他们的收藏之外，同时，他们对无政府主义运动中的许多分支和线索保持着不可知论的立场。

当被问及他们对图书馆或档案馆的目的的理解时，人们的回答从某种版本的”保存无政府主义历史并向无政府主义运动提供”到”传播革命”不等。一个人写道：”我们的目的是提供一个借阅图书馆，以及一个独立出版的材料的存档空间”。许多人感兴趣的是，提供一个不仅仅是保存无政府主义材料的地方，而是”促进自由主义思想”或帮助人们了解无政府主义思想。也许考利图书馆最能代表一个无政府主义图书馆可以有多少不同的目的，因为他们解释说。

我们最初设想它是一种集体化的起居室-为使用考利俱乐部的人们提供的资源-分享书籍、杂志、电影和电脑，使它们能够为每个人所用，而不仅仅是坐在个人的客厅里。图书馆也是一个供团体使用的会议空间，另外还希望作为激进社会斗争历史的档案馆，特别是在当地。

许多这样的图书馆开始时是阅览室和小型借阅图书馆，通常是组织者希望创建一个会议和集会空间。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开始记录和收集他们自己和他们运动的历史。大多数受访者认为他们的项目是保存无政府主义历史、帮助传播无政府主义思想、让人们有机会了解无政府主义思想，以及以具体方式参与无政府主义运动的结合。正如另一位写道：”我们想让人们有机会从无政府主义的角度来阅读；你在’正常’图书馆中找

不到的书籍和杂志。我们想保存我们自己的历史。没有人这样做……我们把我们的图书馆看作是所有这些小东西的 1 个部分，所有这些东西共同构成了一个大的反文化，反对当前的混乱状态。”在许多方面，这些当代项目与一百年前的同类项目没有什么不同。也许澳大利亚在线无政府主义档案馆的一名成员最简洁地解释了这一点，他写道，他认为他的项目的目的是“不要忘记我们之前的事情，记住胜利和失败，并传播可能解除世界的想法。”

凯特-沙普利图书馆

我对社区档案的兴趣，特别是对无政府主义图书馆和档案的兴趣，来自于我对凯特-夏普利图书馆（KSL）的个人参与。KSL 是一个无政府主义图书馆和档案馆，它有自己的无政府主义历史。它最初成立于 1979 年，是一个激进的图书馆，为伦敦 Brixton 的无政府主义社区服务，并与 121 无政府主义书店相连。只是后来，当它在 1991 年搬出伦敦时，它的主要目的才发生了变化，从一个资源中心蜕变为一个特别的收藏（最终是档案），专注于记录无政府主义的历史（Longmore, 2004）。自 1991 年以来，KSL 一直在属于 Barry Pateman 的私人住宅中维护。1999 年，帕特曼搬到了美国，并带来了这个图书馆。在接下来的十年里，藏书不断增加，并与他有了一个家。目前，KSL 在一个 1500 平方英尺的建筑中拥有自己的空间，包括书籍、期刊、小册子、文章、简讯、手稿和组织档案。该图书馆位于加利福尼亚州，通常每月有一到两名亲临现场的访客，也有定期通过电子邮件提出的研究要求。

我对 KSL 的参与始于我对无政府主义历史的兴趣以及在图书馆和档案馆工作的经验。对我来说，这是一种利用我已有的技能来帮助保存我认

为重要的东西的方式，包括在其他地方得不到的稀有材料。KSL 集体的其他成员有两个在英国受过图书馆培训的人，他们帮助收集英国和欧洲的物品，翻译外语写作，并选择和编辑定期出版的通讯和小册子中的材料。我们在美国也有成员帮助处理技术方面的事情，从开发一个开源的在线目录到维护我们的网站和在线收藏。

在 KSL，所有的工作都是自愿的，参与的形式是松散和非正式的。人们参与其中是因为他们希望并且能够提供帮助。虽然人们经常表示希望在图书馆提供帮助，但只有大约五个人长期参与 KSL 的工作。我在自己的个人经验中发现，工作的性质决定了大多数人很难因为各种原因而持续定期参与这个项目。虽然藏品中有一些非常有趣的材料，但无政府主义者也很擅长制作糟糕的材料，除此之外，相当多的一般护理和维护工作是相当重复的任务，如归档、将材料安排到预定的顺序，以及简单的编目。然而，我们确实有访客很乐意帮助进行一些归档、上架或分类工作，时间为一两个小时。

在 KSL 内部，没有正式的决策程序，除了一项严格的政策，即只收集无政府主义材料或实质上涉及无政府主义的材料之外，没有正式的收集政策。也许我们最大的收藏发展讨论集中在“无政府主义”的定义到底是什么，以及在哪里划定界限，这往往是可渗透的和多孔的。做出决定通常是因为一个成员有时间和精力来完成一个项目，或者当一组成员有机会亲自或通过电子邮件聚在一起时。所有的工作都是自愿的，在成员的空闲时间、下班后、周末或其他偷来的时间进行。这种参与的自由既是项目的好处，也是弱点。工作—不管是对一本书或其他物品进行编目，对档案藏品进行登记，翻译一篇文章，编辑一本小册子，或更新网站—都能完成，因为它被认为是重要的，而且成员喜欢它，但它往往完成得很慢，可能不是成员的首要任务，不管他们多么希望它是。

这个项目的大部分资金来自于在无政府主义书展上出售的小册子、复制品和期刊；订阅我们的公告；以及一些维持会员，他们每月给我们寄 10-20 美元，以换取我们可能出版的公告和任何小册子。这些资金从来没有支付过费用，从简单的印刷费到更大的开支，如确保藏品的物理安全，购买足够的无酸文件夹和盒子，支付捐赠给图书馆的大型物品的运输费用，以及有资金购买稀有或昂贵的材料。

从成立之初，KSL 就有意识地决定，无论其财务状况如何，它都必须保持在无政府主义者手中，不受国家机构的控制。这种信念在 1991 年成立时就存在了，当时它的创始人之一 Albert Meltzer（1991 年）在《KSL 公报》的第一期中写道：“。

真正的无政府主义不是对过去几个”知名”的准父亲人物的崇拜，就像真正的佛教是把高僧大德当作神来崇拜一样。无政府主义者实际上并不关心这些人说过什么或写过什么，除非他们碰巧说过他们同意的东西。研究他们的熟人关系、个人生活和对他们的影响的崇拜，是国家支持的学术界故意的伎俩，但这与我们没有关系。对人格的崇拜、对个人的崇拜和对资产阶级思想的强加导致了一种虚假的无政府主义，这种无政府主义可能会蓬勃发展，但不是真正的无政府主义。

KSL 接受了一种收集理念，不简单地无政府主义看作是一种理论思想或一套思想，而是试图自下而上地记录无政府主义，记录无政府主义者的日常经历和生活。这一政策试图保存并让人们了解鲜为人知或被遗忘的无政府主义者和事件的历史。在拒绝”国家支持的学术”和”对个人的崇拜和资产阶级思想的强加”时，梅尔策暗指，虽然无政府主义的许多思想和理论最初可能是由几个作者阐述的，但理解无政府主义运动的关键是，不要把它看作几个伟人的思想，而是看作一个分享、生活和发展这些思想的群体。无政府主义是一个活生生的运动，在实践中和通过实践，思

想在其中流动和传播，并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适应和发展。在一次采访中，帕特曼（2010）解释说。

艾伯特知道，无政府主义不仅仅是克鲁泡特金或施蒂尔纳，或任何其他。重要的是将其付诸实践。他知道这可以由那些对我们的主要作家和思想家只有一点知识（如果有的话！）的人完成。他还知道，无政府主义的历史排除了无数在其发展和变化中起过作用的人。因为这些人往往不写理论，或者是著名的演讲者，他们被忽略了。

我们的论点是，鲜为人知的无政府主义者和事件与”伟大”的思想家一样重要，甚至更重要。在许多方面，KSL 跟随机构和主流档案馆在过去几十年中的普遍转变，制定战略，更系统地记录未被记录的东西，倾听档案中的沉默，并扩大收藏范围，包括人们的日常生活。

KSL 的收集政策和工作理由的另一种表述是：“我们这样做是为了保存无政府主义思想和无政府主义历史。”我们这样做是为了保护和促进无政府主义思想和无政府主义历史。不是以一种模糊不清的’学习是好事’的方式，而是因为如果我们不这样做，谁会这样做？[……]无政府主义是成千上万的同志多年斗争的总和。思想是在争论和实践中磨练出来的”（Kate Sharpley Library, 2004）。试图记录无政府主义如何在一段时间的讨论中被使用，以及思想如何被付诸实践、探索、使用或拒绝，可以更深入地理解政治理论。这篇文章继续断言，虽然总会有人对保留克鲁泡特金的第一版感兴趣，但他并不是无政府主义运动的开始和结束。构成无政府主义运动的所有印刷粗糙、论证糟糕或设计精美、表达清晰的报纸、小册子、书籍等等，都有助于阐明无政府主义是一种人类的现实，而不是一群死气沉沉的思想。

问题

我参与凯特-夏普利图书馆的工作后，产生了一些问题，不仅涉及到凯特-夏普利图书馆的可持续性，而且还涉及到无政府主义者和社区档案馆的普遍收藏。其中一些问题可能只是为了平衡我的专业训练和在大型机构工作的经验，以及在一个几乎没有资金的志愿者运作的项目中的可能性和意义。但我担心的是如何适当地照顾和处理藏品以进行保存。我担心难以或缺乏对藏品的良好记录；随着藏品的增加，机构或个人的记忆是不够的，而且长期也是不够的。但我认为我最大的担心，也许也是最重要的问题，是藏品和项目的可持续性-它们将如何延续到未来？这些稀有和重要的无政府主义材料的收藏品会不会一代接一代地持续下去？甚至一年又一年？它们将如何保持活力和相关性？在欧洲、美国、拉丁美洲和澳大拉西亚都有各种类型的无政府主义图书馆和档案馆，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但它们都是小型的志愿者机构，靠少数人的意志和热情而生存。它们能否长期为人们所用，对人们有用？我不希望它们成为精品馆藏，只对少数知情者开放，但我也认识到，在工作人员少、时间有限的情况下，为大量用户服务往往是不可能的。然而，这些项目的答案很少是与一个更大的机构合作或将藏品转移到一个更大的机构。无政府主义运动是一个多样化和分散的运动，没有大型组织或集中的组织文化。没有长期的无政府主义组织，就像在其他社会运动中经常发现的那样。没有可以捐赠无政府主义档案或图书馆的组织，也没有任何组织有能力赞助或支持这样的图书馆或档案。

这就是我的矛盾所在。这些馆藏的材料在你当地的公共图书馆找不到，可能在你当地的大学图书馆也找不到，也许只有在少数拥有独一无二的手稿和档案收藏的主要研究图书馆才能找到。在 KSL 中有一些重要的未发表的手稿和档案收藏，你在其他地方是找不到的，例如，长期经营的

无政府主义书店 Bound Together Books 和 Left Bank Books 分别在旧金山和西雅图的记录，以及 1979 年英国未知人士审判的支持小组的记录。作为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和一个档案工作者，我强烈地感觉到，这些材料应该被保存下来，并让那些想使用它们的人能够使用。作为 KSL 的成员，我同样强烈地感到，这批材料不应该落入大学或国家资助的研究图书馆手中。这不是藏品捐赠者想要的，也不是那些为该项目付出了大量时间和努力的人想要的。但我也认为可以把这些藏品交给一些无定形的、未定义的”无政府主义运动”。责任太大，工作太重要，不能让一些坚定个人或团体来负责和问责。但据我所知，无论是 KSL，还是其他任何被调查的无政府主义图书馆和档案馆，都没有长期的生存计划。当目前参与这些项目的人不再有时间、精力或能力参与其中时，这些收藏品会发生什么？在更黑暗的时刻，我感到绝望。但在大多数时候，我希望无政府主义运动能够与足够多的人保持联系，以吸引后代人愿意接过衣钵，照顾这些收藏品—就像德-克莱尔、诺特金和科恩影响了几代人，使无政府主义图书馆的传统得以延续。在这些时刻，我相信无政府主义的精神，它激励着人们为自己和彼此采取行动，在没有国家帮助的情况下保护、保存和继续这些项目。

参考

Avrich, P. (2006)。现代学校运动。加利福尼亚州奥克兰：AK 出版社。

Falk, C.、Pateman, B. 和 Moran, J. (编辑) (2003 年)。艾玛戈德曼：美国年代的纪录片历史，第 1 卷：为美国制造，1890-1901。加州伯克利：加州大学出版社。

弗林, A. (2007 年)。社区历史、社区档案: 一些机遇和挑战。档案工作者协会杂志, 28 (2), 151-176。doi: 10.1080/00379810701611936

Flinn, A. 和 Stevens, M. (2009)。“It is noh mistri, wi mekin histri”：讲述我们自己的故事：英国的独立和社区档案，挑战和颠覆主流。在 J. Bastian 和 B. Alexander (编辑)，社区档案：记忆的塑造 (第 3-27 页)。英国伦敦：Facet Publishing。

Herrada, J. (nd)。Labadie 系列的历史。取自 <http://www.lib.umich.edu/labadie-collection/history>

霍伊特, A. (2012 年)。国际无政府主义档案：关于条件的报告和行动建议。行动中的理论, 5 (4), 30-46。

国际社会史研究所。(nd)。ISSH 的历史。取自 <http://socialhistory.org/en/about/history-iish>

凯特夏普利图书馆。(2004)。Kate Sharpley 图书馆：是什么以及为什么。KSL：Kate Sharpley 图书馆公告, 40。检索自 <http://www.katesharpleylibrary.net/n2z41d>

Longmore, C. (2004)。关于 Kate Sharpley 图书馆成立的一些说明。KSL：Kate Sharpley 图书馆公告, 40。检索自 <http://www.katesharpleylibrary.net/rv16fn>

Meltzer, A. (1991)。历史的目的。KSL：Kate Sharpley 图书馆公告, 1。检索自 <http://www.katesharpleylibrary.net/3tx9mw>

纽曼, J. (2011 年)。维护社区档案。阿普利斯, 24 (1), 37-45。

帕特曼, B. (2010 年)。凯特·夏普利图书馆当时、现在和接下来：对巴里·帕特曼的采访。KSL：Kate Sharpley 图书馆公报, 63-64。取自 <http://www.katesharpleylibrary.net/0vt50w>

发表于《知情煽动：社会正义运动及其他领域的图书馆和信息技能》，由 Melissa Morrone 编辑。（第 173-184 页）加利福尼亚州萨克拉门托：图书馆果汁出版社，2014 年。ISBN 9781936117871。参见 <http://informedagitation.info/> 和 <http://libraryjuicepress.com/informed-agitation.php>

中文无政府主义图书馆



Jessica Moran

传播革命：无政府主义档案馆和图书馆

2016 年 5 月

原文取自 <http://www.katesharpleylibrary.net/7sqwg0> 中文译本于

[2023/6/30] 取自 <https://zhuanlan.zhihu.com/p/409038105>

a-lib.net